

风中 散落的 故事

MEMORIES SCATTERED
IN THE WIND

钟山 / 著

当真相超越伦常，
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式吗？

死亡也无法抹去那些不屈的灵魂，
他们一生的吉光片羽是时代的最佳注脚。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风中散落的 故事

钟山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中散落的故事 / 钟山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090-1202-4

I. ①风…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7673号

书 名: 风中散落的故事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28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1202-4
定 价: 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曲

1977年发生了许多事。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邓小平再次复出。经历十年动乱，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也就在这一年，高校恢复考试招生。

中午收工，范践民抄起玉米饼子涂上大酱，一边香喷喷地吃着，一边随手翻阅报纸。不经意间，摘自合众通讯社一篇题为“中国人靠吃饲料提供热量”的文章引起他注意。“……目前，中国人的膳食主要以玉米、高粱以及薯类为主，甚至还要掺杂些植物藤蔓以补充食物的匮乏……”看罢，范践民举起那张报纸对大家嚷嚷道：“看见没，这些外国佬儿净窝囊中国人，大苞米、红高粱在他们眼里竟然成了饲料，难道他们天天吃大米白面不成？”

刚好饲养员挑担水进来，范践民放下手中的报纸，粗声大气地喊道：“刘叔，别倒净，给我留点儿！”

饲养员把水桶递给他，笑呵呵地骂道：“傻小子，见大酱比娘们儿还亲，那东西吃多了跑肚拉稀！”

范践民咕嘟咕嘟灌一肚子井水，拍拍鼓起的肚皮又去翻那堆报纸。突然，一行大字标题映入眼帘，他禁不住心头一震，连忙放下手中的玉米饼子认真读起来。

“8月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召开的。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问题。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报考，年龄可以放宽至30周岁。”文件还规定：“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将于本年第四季度开始，新生于1978年2月前入学。”

范践民反复看了几遍，暗自思忖：“这么说我也可以参加高考，与其在家修地球，还不如豁出几个月工分不要去考上一把。若能考上，岂不彻底改变命运？”

刚好，生产队长走进来，他慢条斯理地撕块儿报纸卷支喇叭筒烟，范践民忙掏出火柴替他点上，毕恭毕敬地说：“队长，报上说今年恢复高考，我想去试试。您看能不能给我几个月假复习一下功课？”

生产队长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报纸，吐出一口辛辣的旱烟，略微思索一下说：“还是别歇工了，不就是看书嘛，去看草原吧，一天给你记16分。那儿清静，野狼都是公的，省得你小子分心。”

范践民想想也是，第二天便扛起行李、带上课本一头扎进草甸子，在蚊子、小咬的陪伴下做起了他的大学梦。

农历戊午年正月廿十，许惠茹背着行李，迎着凛冽的寒风走出站台。这年她刚满二十岁，第一次离家，望着眼前这个陌生城市显得十分拘谨。正当她举目四处张望之际，突然看到林惠民手里举的那块“北方工学院新生接待站”牌子，心情豁然开朗起来。于是，她径直走了过去。

何紫琼穿件紫红色呢子大衣，围条白色长围巾，站在林惠民身旁冻得直跺脚。见许惠茹走来，立即大声招呼道：“你好！是北工新生吗？”

许惠茹刚回答个“是”，一位穿军大衣的男青年突然拦住她大呼小叫道：“老同学，你怎么在这儿？带这么多行李这是要去哪儿啊？”

许惠茹一愣神儿，刚想仔细辨认一下来者，那人却举起棉手套挡住她的视线。许惠茹结结巴巴地说：“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

那人说：“嗨！你可真是的！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我叫李泉，二班的。”

许惠茹被他说迷糊了，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那人伸手抢下了她的包儿！情急之下，许惠茹立刻哭喊道：“快来人啊，有人抢我包！”

见许惠茹呼喊，那人推开她转身就跑。何紫琼连忙过来问：“怎么回事？你不认识他？”

许惠茹急得带着哭腔对何紫琼道：“不认识，他抢走了我的包，里面有我的入学通知书！”

何紫琼见那人已经跑出十步开外，立即朝迎面走过来的范践民喊道：“那位大哥！抓住那个穿军大衣的！他是小偷儿！”

范践民一愣，没等他缓过神儿来，那人已经从他身边溜过去。气得何紫琼顿足大骂：“你个笨蛋！傻愣着什么，还不快去帮我把他逮住！”

范践民这才明白，立马扔掉手里的行李，几步追到那人近前，一把拽住他的军

大衣喊道：“小子，你给我站住！”

谁知那人双手往后一背，甩掉军大衣继续逃窜。

见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范践民扔掉大衣，飞起一脚将他踢倒在地！

那人抽出把尖刀凶巴巴地对范践民吼道：“小子！不关你事，最好离远点儿，不然别怪老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没等他话音落地，范践民一脚已踢飞他手中的那把尖刀，将其擒获！

突然，何紫琼大叫一声：“大哥，当心身后！”

范践民忙回头，见身后果然又窜出个持刀歹徒！忙闪身躲过，趁势捏住那人脖子往前一送，两个脑袋“咣当”一下撞在一起，疼得俩小子倒在地上直打滚儿。

见范践民制服两个歹徒，何紫琼立即跑过来骂道：

“不要脸的东西，把包儿交出来！”

“我没拿，我真没拿她包儿。”

见他嘴硬，何紫琼双手卡腰，命令范践民：“大哥，给我使劲儿踹！不把包交出来踹死他！”

范践民又朝俩人踹几脚，直踹得俩小子哭爹喊娘嗷嗷直叫。不得已，只好抬手指指果皮箱，趁他二人取包儿之际，从地上爬起来溜烟儿跑了个无影无踪。

眼前发生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吓得许惠茹浑身哆嗦成一团。当她从何紫琼手里接过失而复得的包儿时，感动得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何紫琼走到范践民面前道：“这位大哥，幸亏您出手相助，真太感谢您了！”

范践民道：“不用客气，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倒是这位小妹妹，吓着没有？”

何紫琼转身对许惠茹道：“傻愣着什么，还不过来谢谢这位大哥！”

许惠茹连忙走到范践民近前深施一礼，心存感激地说：“这位大哥，谢谢您！若不是您出手相助，今天我可惨了，包里有我的入学通知书！”

范践民说：“谢什么，没事就好。”说着，拎过行李坐在上面悠然自得地抽起烟来。

何紫琼奇怪地问：“这位大哥，您怎么不走啊？”

范践民说：“您这儿不是北工新生接待站吗？我也是来报到的。”

何紫琼用惊异的目光上下打量一番范践民，见他一米八九的身高，一张大长脸，两只小眼睛，怎么看怎么像进城务工的民工。于是，她心存疑虑地问：“大哥，你不会是来北工干活儿的吧？我们这儿只接待入学新生。”

范践民从怀里掏出录取通知书递给她，何紫琼看罢问道：

“你叫范践民？”

“对！”

“报考的是机械工程？”

“是！”

何紫琼咂咂嘴，把录取通知书还给范践民，嘲弄道：

“惨了，惨了，北工净招些什么人，连民工大哥都招来了。唉，与尔等这些人为伍，这漫长的四年叫我何某可怎么熬啊！”

范践民被她嘲弄得满脸通红，眨巴着一对小眼睛，一时竟找不出适当的话回敬她。他心想：这人可真是的，人长得倒挺漂亮，说话可真够毒的！

许惠茹见何紫琼玩笑开得有些过分，忙走上前道：“范践民，谢谢你！我叫许惠茹，从新河农场来的，也报考的机械工程专业，我们是同学，以后请你多多关照。”

范践民认真打量一眼许惠茹，只见她白皙的皮肤，匀称的身材，一双充满友善的大眼睛镶嵌在白净净的脸庞上。眉宇间既看不到女孩子常挂在脸上的羞涩，也没有何紫琼那般刁蛮骄横。几句真挚的话语，让范践民感觉心里热乎乎的。于是，连忙客气道：“这说的哪里话，您不拿我当民工，我已经谢天谢地。”一边说，一边白了何紫琼一眼。

何紫琼发现林惠民不见了，担心地喊道：“林惠民！林惠民！你跑哪儿去了？”

林惠民应声战战兢兢地走过来心有余悸地说：“我的妈呀，吓死我了！那两个人好凶啊，都拿着刀！”

何紫琼道：“呸！瞧你这副熊样儿，亏你还是个男生，若在战争年代准当叛徒！接站牌呢？”

林惠民晕头转向地叨咕道：“牌子？是呀，牌子哪儿去了？刚才我还用它盖在头顶，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何紫琼呵斥道：“还不快去找！”

林惠民赶紧找回那块接站牌，心有余悸地站在一旁。

何紫琼抬手看看表，见时针已经指向五点，学校的接站车还没到，心中未免有些着急，问林惠民：“接站车怎么还不来，说好五点钟来接我们的。”

林惠民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拄着那块牌子望着眼前这位人高马大的范践民，一脸孩子气地问道：

“你有一米九吧？”

“一米八八。”

“喜欢篮球不？我猜你一定喜欢，我也喜欢。”

范践民眯缝着一对小眼睛打量林惠民，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尤其那双蓝汪汪的眼睛，让他觉得像个外国人。

何紫琼见林惠民只顾和范践民搭讪不理自己大为不悦，没好气地说：

“林惠民！刚才我问你什么了？净扯些没用的，你还没自我介绍呢！”

“噢，我叫林惠民，本市 37 中的，是学校篮球队的大前峰。”

她又问范践民：“你是哪年的？”

“五五年出生，二十二周岁。”

何紫琼说：“我也是五五年出生，你几月份生日？”

“农历三月二十。”

何紫琼惊呼道：“啊？你只比我大一天！我是农历三月二十一。真是的，你怎么不晚出生两天。”又问林惠民，“你是哪年的？”

“我是五六年出生，二十一周岁。”

“许惠茹呢？”

“我是五七年的，刚满二十周岁。”

年轻人容易沟通，刚刚相识便如同老熟人儿似的聊了起来。刚聊到各自的高考分数、报考志愿，一个长得肥头大耳的同学骑辆自行车来到近前，将一条腿支在地上对他们说：“老师派我来通知你们，学校的接站车坏了，让你们自己想办法回去！”

“啊？你有没有搞错？这么远让我们自己回去？”

2

天渐渐黑下来，西北风夹着小清雪抽在脸上火辣辣的疼。何紫琼提议乘公交，范践民听说要花两毛钱，立刻摇晃着大脑袋瓜子说：“算了，不就几里路嘛，咱一会儿就走到，干吗要花两毛钱！”

许惠茹似乎也很有意思这两毛钱，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范践民，意思说：“咱走吧。”

范践民见状，抓起自己和许惠茹的行李一左一右背在身上，迈开大步就要走。许惠茹赶紧拦住他要自己背。范践民说：“别争了，还是我替你背吧，我们之间应该不缺乏阶级友爱。”

何紫琼见他一个人背两个行李，对林惠民说：“林惠民！你俩一人背一个！”

林惠民指指手里的牌子道：“那牌子谁扛啊？”

何紫琼说：“给我，我来扛！”

范践民说：“算了吧，你能走路已经是对革命的最大贡献，都别争了，咱们抓紧时间走路。”

范践民甩开大步，一会儿工夫便把三个人落下好大一截。起初，许惠茹和林惠民还勉强能跟上，何紫琼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况且还穿双皮鞋，可苦了这位何大小姐。见范践民走得那么快，气得她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抱怨。

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范践民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只好停下来。何紫琼呼哧带喘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嚷嚷道：

“你倒是走啊，怎么不走了？不是走得快吗？别停下，一直往前走！你个缺德带冒烟的，可把我累死了！”

说着，赌气把自己的挎包挂在范践民身上！还觉得不解气，又抢下许惠茹的包也挂他身上！

林惠民说：“何紫琼，要不把牌子也给他吧，我也扛不动了。”

范践民逞强似的抢过牌子插在行李上，对几个人说：

“现在你们都是轻手利脚，谁也不许再耍熊！”

特意对何紫琼说：“尤其是你，不许再喊累！”

何紫琼刚想争辩，突然灵机一动冒出个坏主意，顿时来了精神。她紧走几步追上范践民，对他说：

“诶，范践民，我给你讲个故事。说有个人扛捆东西骑在驴背上，不停地对驴诉苦说：‘累死我了！’驴说：‘你从我背上下来，让我替你驮，你不就不累了吗？’那人觉得驴说得有道理，便从驴背上下来，把东西放在驴背上。驴问：‘你现在还累吗？’那人说：‘你的主意真不错，我现在一点儿都不累了！’”

几个人听罢，望着范践民大笑起来。

范践民眨巴眨巴小眼睛不急不恼地说：

“何紫琼，我也有个故事，你听好。说有个人赶两头驴去赶集，却把东西全都放在一头驴背上。那头驴觉得委屈，抱怨主人偏心，可既然主人要这样它也没办法，只好驮起东西跟着主人走。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身旁多了一头小驴儿，于是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主人是心疼那头骡驴！”

何紫琼愣了一下，问许惠茹：“啥叫骡驴？”

许惠茹羞怯地告诉她：“就是母驴！”

“啊？你个该死范践民！让你变着法骂人！让你变着法骂人！”

何紫琼一边叫嚷着，一边追着去打范践民。

几个人连打带闹，不知不觉来到北方工学院。

范践民四下打量这所即将改变自己命运的高等学府，校园似乎比家乡的县城还大，每幢屋宇仿佛都透着一股神秘感。尤其那座红墙绿瓦的文庙引起他的强烈好奇，禁不住问：

“何紫琼，这里怎么还有座庙啊？”

何紫琼说：“那是座文庙，里面住的是孔圣人。可不是你家那儿的和尚尼姑庙！对了，现在是开饭时间，我们直接去食堂，今天我请客！”

范践民说：“这怎么好意思，咱还是大拇指卷煎饼——自己吃自己吧！”

“哎呀，挺大个人真磨叽，赶快跟我走！”

何紫琼带大家走进食堂，迎面飘来的饭香引得范践民直咽口水。见何紫琼和林惠民端来四份香喷喷的红烧肉、大米饭，范践民喉咙里像有只小手，恨不得立刻吃进嘴里。

何紫琼把双筷子递给许惠茹，说道：“好香的红烧肉，赶快趁热吃！”

许惠茹腼腆地端起米饭吃一口，望着那碗香飘四溢的红烧肉不好意思伸筷。

何紫琼夹起一块肉放她碗里，说道：“吃！把这碗肉全吃光！看你瘦得像根刺似的，多吃点儿补充补充营养。”

见范践民还愣在那儿不动筷，何紫琼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你咋不吃饭呢？”

范践民立刻抄起筷子、端起那碗米饭大吃大嚼起来。说实话，这是他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他不由得想起报纸上那段话，暗自思忖：这白米饭、红烧肉可真比玉米饼子蘸大酱好吃多了，难怪美国人说咱吃饲料，看来自己这二十多年还真是吃饲料长大的。

范践民正在那儿胡思乱想，忽听何紫琼敲敲手里的碗，说道：“几位听我说，今天我这顿饭可太白请，有件事你们得帮我。”

大家一怔，不约而同停下来等她说下文。何紫琼把头伸过来神秘兮兮地说：

“其实也没什么，估计咱们很可能分到一个班，选班长的时候你们投我一票！怎么样？这要求不过分吧？”

范践民见为这事，立刻满不在乎地说：

“不过分，一点儿都不过分！不过吗，既然如此，能不能再来一碗饭？我范某说话算数，吃你这顿饭，俺肯定投你一票，如果您能让俺吃饱……”

“那又怎么样？”何紫琼问。

“俺范某这辈子就投到您的麾下，追随左右，任凭调遣！”

“好！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林惠民！再给他买三碗米饭！”

林惠民起身去买饭，许惠茹也跟了过去。

何紫琼把吃剩的几块肉倒在范践民碗里，双手托着腮帮子看着眼前这位傻乎乎的黑大个儿，暗想：人倒不错，就是长得硌碜点儿，两只小眼睛，一张大长脸，唉，白瞎这副身材……她正想着，见林惠民、许惠茹端回三碗米饭，便对范践民说：“吃吧，今天一定让你吃个饱！”说完，拉起许惠茹去了洗手间。

俩人离开不到三分钟，范践民已经把三碗米饭吃得一干二净！何紫琼问：“这回你该吃饱了吧？”范践民说：“刚吃个半饱儿。”

何紫琼赌气地又给他买来四碗米饭。

范践民一阵风卷残云，将八只空碗往何紫琼面前一推还说没吃饱。

气得何紫琼把饭票往桌上一摔，说道：“今天豁出去了，就不信填不饱你的肚子！林惠民！再去买！”

林惠民接过饭票，到卖饭窗口转了一圈儿回来说：“饭卖没了！”

范践民装出一副懊悔的样子说道：“哎呀，这是怎么说的，好容易吃顿白米饭还没吃饱，何紫琼，别怪哥们儿不讲究，我最多只能投你一票，至于投您麾下嘛……”

何紫琼说：“得！你可拉倒吧，谁经得起你这么吃，还是趁早离你远点儿吧！”说罢，拉起许惠茹就走。

范践民故意气她，嚷嚷道：“何紫琼，怎么说走就走？我这儿还没吃饱呢！”

3

何紫琼没当上班长，倒不是大家不选她，因为根本没选。

刘刚是这群人中年龄最大的，这年刚好三十。他是从林区考来的，之前已经当了几年代课教师，属于老三届。

报到时，刘刚特意带些榛子、松子等林产品当作稀罕物送给老师，很快得到学院部分领导和老师们的赏识，因此，被指定为七系学生支部书记、二班班长。

分班后的第一天，辅导员宣布对刘刚的任命便匆匆离去。刘刚站起身踌躇满志

地说：

“同学们，我首先感谢大家的信任，刘某虽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却有一颗真诚为大家服务的心。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中，大家携手同心，让我们7系2班成为学院领导心目中的楷模……”

凭心而论，刘刚口才不错，一番就职演说言简意赅，一听便知道精心准备过。大家噤里啪啦给他鼓几声掌，刘刚抱拳致谢，得意之形溢于言表。

刘刚以为大家已经接纳他为一班之长，想不到却惹恼了这位范大爷。范践民一屁股坐在课桌上对大家吼道：

“鼓个屁掌！三核桃俩枣换个芝麻绿豆官儿臭显摆个啥！这都什么年代了，选个班长的权利都被剥夺，这叫什么事儿呢！刘刚！你小子不是要为大家服务吗？打今儿起，教室卫生全归你打扫！”

刘刚愣眉愣眼地看着范践民，想不出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这尊瘟神。他哪里知道，这位已经被何紫琼用八碗米饭收买，是专门用来收拾他的。

见范践民向刘刚发难，何紫琼暗自窃喜道：“好小子，八碗米饭不白吃！关键时刻真敢泼火！”“不行，得想法子配合他一下！”

于是，何紫琼故意把杯水洒在林惠民脚上，林惠民一步窜到椅子上嚷嚷道：“何紫琼！你发什么神经！你当不上班长拿我撒什么气，又不是我不让你当！”

何紫琼阴阳怪气地说：

“谁让你把脚放地上了？有能耐你扛在肩上啊！人家眼皮儿往上瞭的能当书记、当班长，你两脚朝上岂不一步登天了！”

“你！”

“我怎么了？”

“你泼妇！”

“你混蛋！”

见俩人吵得热火朝天，范践民一脸坏笑地凑到何紫琼近前说道：

“何紫琼，我说你怎么老鸹钻牛犄角——认准一门呢？不让咱当班长，咱可以当支书嘛！”

“胡说八道！我又不是党员，当什么支书！”何紫琼愤愤地说。

“看看，说你死心眼儿吧，你还不服气。听我说，这党员有党支部，咱非党可以成立个非党支部！大家说对不对？”

“对！”

林子、猪头等一起跟着起哄。

“是这样，打今儿起咱就选何紫琼当咱这个非党支部书记！大家说好不好？”

“好！”

几个坏小子心照不宣地相互配合，你一句，我一句，一连串儿阴损刁毒的话语，差点把刘刚羞臊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见刘刚窘迫的那副尴尬相，何紫琼别提多开心。她接过范践民的话茬，也眉飞色舞地来了段开场白，故意用力清了清嗓子，说道：

“同志们，无产阶级战友们，首先嘛，我何某感谢大家的信任，既然大家推举我为支书，今后嘛，啊，我何支书一定为大家服好务。但是，教室卫生仍由刘刚同学负责！作为支书，我随时监督就是了。希望大家紧紧团结在以我为首的非党支部周围。当然，党费就免了。”

大家一阵哄堂大笑，范践民挤眉弄眼地凑到何紫琼近前道：

“何支书，恭喜您荣升非党支部书记，这可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您看是否大宴群臣庆贺一番？”

何紫琼立刻警觉起来，把脸一沉说道：

“庆贺什么？你可拉倒吧！我这个月的饭票已经被你吃掉一半儿，还想打我主意？没门！”

许惠茹自始至终趴在桌子上大气不敢出，尽管知道何紫琼想当班长，而且自己还吃了人家一顿饭，却打心眼儿里不赞成范践民对待刘刚的态度。想想，大家离开校门，农村的回乡种地，城里的在家待业，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应该好好珍惜才是。至于谁当书记、班长由学校安排也不为过，为这事争争抢抢多不值得。尤其见范践民奴颜婢膝地向何紫琼邀功请赏，许惠茹朝他狠狠瞪了一眼，一脸不悦地起身离去。

实弹射击是军训最后一课。范践民、猪头几位都盼着过把枪瘾。来到靶场，教官发给每人五发子弹。按次序林惠民第一个出列，教官递给他一支半自动步枪，林惠民哆哆嗦嗦地接过枪央求道：“教官，我心慌，先别让我打行不？”

范践民见他胆小，对教官说：“教官，我当过基干民兵，让我先来！”

“好！你给大家做个示范！”

“是！”

范践民接过枪，熟练地压上子弹，趴在射击位置上“叭叭叭”五发子弹打出四十八环！全体同学报以热烈掌声。范践民晃荡着大脑瓜子差点儿没美出鼻涕泡来。

随后林子、猪头、乌鸦嘴都相继打出不错的成绩。

何紫琼从来没摸过枪，见大家兴致勃勃地放枪急得抓耳挠腮。好不容易轮到她，这位何大小姐竟然不会瞄准，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啪啪啪”五发子弹全部脱靶，着实得了个大鸭蛋，惹得众人一阵大笑。

乌鸦嘴抱着肩膀儿走到何紫琼近前，操着一口浓重的辽西话道：“我靴（说）何鸡（支）书，你介（这）戏（是）想抱窝呀！”

气得何紫琼骂道：“滚！再窝囊我，小心撕烂你那张乌鸦嘴！”

与何紫琼刚好相反，许惠茹自打来到靶场便不急不躁，就站在一旁认真观察、揣摩射击要领。轮到她上场，许惠茹从教官手中接过枪，卧倒在射击位置上沉稳的五个点射，第一次摸枪便打出四十环的好成绩，仅次于老范位列第二，大家同样报以掌声。

见许惠茹打出这么好的成绩，何紫琼满心不快，一张粉面沉得像汪水似的。许惠茹见她一脸官司，主动上前搭讪：“何紫琼，我都快紧张死了，你看，我现在手还哆嗦呢。”

许惠茹一边说，一边去拉何紫琼。何紫琼用力甩开她的手，冷冷地说：“别整事了！哆嗦还能打出四十环！农村人真虚伪！”说完，丢下许惠茹转身走开。

许惠茹委屈得眼泪直在眼圈儿转，禁不住在人群中寻找范践民，不知道为什么，此时，她特想得到他的一声安慰，哪怕只是一个关爱的眼神。

4

军训结束后放假一天，周一开始正式上课。

第一堂课是大学语文，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孙犁和他的代表作《白洋淀纪事》。

授课的是位女老师，叫白洋，三十八九岁的样子，圆脸、短发，脸上有几颗雀斑，一米五左右，胖得有点儿圆。与同学们想象中的师者风范相差甚远。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或许是位大家学者，不然怎么站在大学讲台上？然而，大家很快便失望了。

白洋简单介绍了孙犁先生的生平及主要著作后，便开始抑扬顿挫地朗诵范文。浓重的鲁西北口音，加之极富夸张的语调，听起来有点儿滑稽。大家想笑，可谁也

没敢笑出来，毕竟是大学第一课。

白洋越讲越动情，看得出，她非常喜欢孙犁这部作品，怀着崇敬的心情，一边朗读，一边讲解：“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小船划得飞快，像箭打的一般钻进了淀（淀）里！”

不知是她发错音，把“淀”读成了“腴”，还是原本就分不清这个“淀”和“腴”的读音，同学们想笑却又不敢，憋又憋不住，一个个双肩耸动浑身直哆嗦。白洋望着大家怪异的表情，浑然不知道哪儿出了毛病。

乌鸦嘴问：“老西（师），那‘腴’（淀）有多大呀？”

“白洋腴（淀）面积三百多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腴（淀）！”

经这一问一答，大家可就笑开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白洋实在挂不住面子，收起教案往外走，可走到门口又觉得不对劲儿，心想：怎么能让学生轰出来呢？于是，她站在那儿有些犹豫，头却已经伸了出去，只把个硕大的屁股留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乌鸦嘴不失时机说了句：“介（这）才是中国最大的腴呢！”

白洋气哼哼地回到教研室，径直找到系主任，把教案往桌子上一摔，委屈地说：“主任，7系2班的课我没法上，这哪里是学生，简直是一群地痞流氓、社会无赖！”说着，情不自禁地捧着那张大脸盘子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系主任闻听大怒，他习惯性摸了下光秃秃的头顶，无意中触到那两块深深的疤痕，立刻想起十年前，同样在7系2班这个教室，一群打了鸡血似的红卫兵给他挂块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从早晨一直批斗到午夜。老教授实在熬不住，刚要直直腰，立刻遭到自己学生的一记闷棍。打得他一头栽倒在地，血流不止。小老头儿知道仇恨不该记在范践民他们身上，可是，倘若不对这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学生严加管束，师道尊严岂不又被他们踩在脚下！

范践民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模仿乌鸦嘴和白洋的对白，见系主任突然怒气冲冲地闯进教室。小千瘪老头儿用力敲敲讲台，言之凿凿地宣布7系2班停课整顿，直至做出深刻检讨。

系主任在人们惊愕的目光中愤然离去，刚刚上了一堂课的大学生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道如何是好。

范践民眨巴眨巴小眼睛问大家：“我们哪儿错了？要我们检讨什么？”

何紫琼阴阳怪气儿地说：“刘刚，你这个班长是怎么当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在这儿装傻充愣！别怪本支书说你，还不快去给白老师道个歉，顺便告诉她，就说她不是中国最大的腴！”

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见刘刚起身走出教室，许惠茹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原野上的积雪尚未完全退去，朝阳处的青草已经急不可待地发出嫩芽，杨柳悄无声息地鼓起苞蕾，只待一夜春风，整个世界将立即变得郁郁葱葱。

林惠民倒骑在椅子上看何紫琼做题，在她眼前不停地晃来晃去，搅得何紫琼心烦意乱，赌气嚷嚷道：

“林惠民，算我求你，离我远点儿行不！”

林惠民故意气她道：“何紫琼，你知道猪八戒是怎么死的？”

“让你气死的！”

“回答错误，是笨死的！你信不，这本习题集上任何一道题，你只要读出来，我不用动笔就能做出来！”

“林惠民！你吹大了吧！”

“不相信咱打赌？”

“赌什么？我今天倒要见识见识！”

“输了你请我吃顿肉馅包子！”

“如果我赢了呢？”

“我请你。”

“好！一言为定！范践民、许惠茹你俩作证！”

“好嘞，开始！”

接连十几道题，何紫琼故意选那些烦琐的计算题，谁知林惠民思路敏捷、逻辑严谨，不但每道题都能准确无误脱口而出，而且丝毫感觉不到难度。何紫琼惊奇地嚷道：

“林惠民！你长的是人脑袋吗？简直太神奇了！”

“何紫琼，你骂人不吐脏字儿的！不许耍赖，请我吃包子！”

“不就是一顿包子吗，我何支书至于和你耍赖吗！走！数学天才，咱这就去！”

其实，范践民知道何紫琼准输，因为这本习题集他俩已经做过不止三遍。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佩服林惠民超强的逻辑思维和缜密的运算能力。暗自惊叹：“这小子确是个天才，将来说不定会有大作为！”

见他俩要走，范践民说道：“何紫琼，你也忒不讲究了吧，怎么说也得带上我